

卡特的報導

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 在許多方面都是一位值得欽佩的人（2月號的扶輪對談），可是身為一個不曾參戰的美國總統並非其中一個原因。首先，因為這並不是事實：根據之後解密的文件，卡特總統曾進行美國歷史上最具侵略性的祕密戰爭。雖然行動祕密，卻是在阿富汗一場對抗蘇聯真實且邪惡的戰爭。

可是這是對他總統任期構成扣分嗎？咸信這場戰爭是造成鐵幕最後傾倒的一大因素，這意味著歐洲的許多地方在歷經幾世代的壓迫之後重獲自由。戰爭與和平不是簡單的道德問題，這是我預期卡特總統與我們的扶輪和平獎學金學者都能夠努力瞭解的事。有興趣閱讀進一步資料的人可參考布魯斯·李德爾 Bruce Riedel 所著的《我們戰勝什麼：美國在阿富汗的祕密戰爭，1979-89年》(What We Won: America's Secret War in Afghanistan, 197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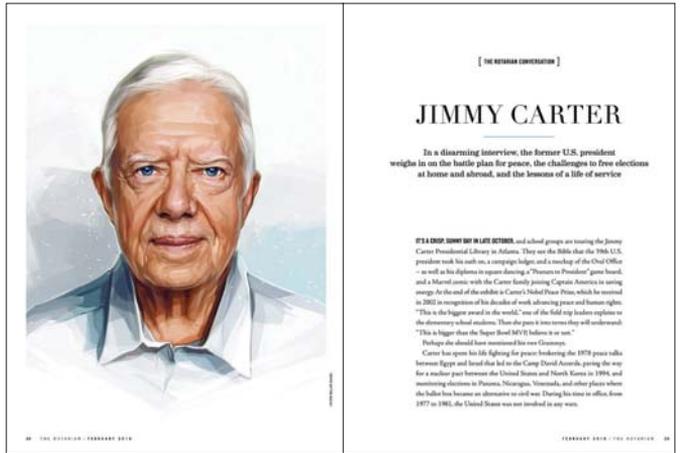
美國西雅圖
吉恩·李皮茲 Gene Lipitz

2月號深入報導前總統吉米·卡特的服務人生。他是一位備受尊重的人道主義者，可是我必須談談關於他總統任期的一段話。他在訪談中說到「我很幸運能夠讓我們國家在我擔任總統期間保持完全和平——我們不曾丟擲任何炸彈、發射任何飛彈、或射擊任何子彈。」

我想指出1979年11月4日發生的伊朗人質危機，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遭到佔領。52位人質遭挾持，長達14個月。經過6個月透過外交途徑努力失敗之後，卡特總統下令展開軍事行動解救人質。1980年4月24日，這場空中人質解救任務以慘敗收場。8名美國軍人喪生，5人受傷。沒有任何人質獲救。

在他的任期中沒有發射任何子彈，可是這場伊朗人質搜救行動如果成功，子彈是免不了要發射的。

美國俄勒岡州貝克市
布蘭達·霍利 Brenda Holly



我剛讀完 Diana Schoberg 所寫關於前總統吉米·卡特及卡特中心的兩篇文章〈實現和平〉。我很失望裡頭完全沒有提到他的基督教信仰，也沒有提及他持續在喬治亞州平原市的浸信會教堂擔任讀經班的老師，而他數十年來都是該教會的教友及領導人物。

吉米·卡特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他為「人類棲息地」組織 (Habitat for Humanity)、和平談判、對抗疾病，及幫助貧民的行動動力，源自於他對基督教義及基督徒使命的理解。我不明白為何他生命中的這項基石被遺漏了。

美國南卡萊那州聖喬治
克雷·蘇克 Clay Shook

我一向喜愛閱讀英文扶輪月刊，尤其是欽佩主編約翰·雷薩克 John Rezek 和才華洋溢的編輯團隊努力提升其外表及內容，使它成為一份更好的刊物，超越我在1974到2000年擔任編輯期間。我退休後看著英文扶輪月刊，我必須承認我有點忌妒這份雜誌的新風貌。我常常想：「我以前怎麼沒有這麼做？」而且我從來沒有發現它在任何方面有任何缺失。

直到此刻。在2月號，Diana Schoberg 與吉米·卡特進行一場一流的訪談。卡特是服務最久、顯然是最佳的前美國總統。文章所附的照片色彩鮮明，都是一時之選。

可是我接著看到封面，不禁為編輯方式感到惶恐。那個吉米·卡特顯得死氣沉沉。他的眼神下垂，目光無神。他看起來哀傷、抑鬱、

垂頭喪氣。那不是我尊敬景仰的吉米·卡特。

我曾經在伊文斯敦一場少棒聯盟的比賽看過卡特總統本人，他的孫女參加了那場比賽，他無時無刻都帶著微笑。看著文章所挑選的照片，我認為他也都笑得開懷，眼睛大而有神，無一例外。

我想你們虧欠卡特總統——以及你們許多忠實的讀者，包括本人——一個道歉，及一張你們但願能取代那個可怕、死氣沈沈的封面的照片。

美國伊利諾州伊文斯敦
威爾蒙·懷特 Willmon L. White

身為把扶輪社員成長及留住社員當作主要重點的人，我請求英文扶輪月刊不要再如此顯著報導任何黨派的政治人物，那會破壞上述社員工作的努力。吉米·卡特雖然心懷善意，但對許多人來說他仍是個爭議性極強的政治人物。這篇文章如果只專注在他的人道工作，或許會比較站得住腳，可是它還讚揚他的總統政績，顯然已經越界，許多人會認為是在為他的總統任期及政治觀點背書。

雖然他努力促進和平及和解，許多人會認為他未能支持美國盟邦，他處理與伊朗的關係不當及之後的人質危機，以及他對蘇聯入侵阿富汗呈現的天真驚訝及不當因應方式，不過是他所犯錯誤的幾個例子，也埋下今天世界所面臨的許多衝突的遠因。

有些社員及潛在社員並不認同這篇文章對卡特主政期間的正面回憶，他們或許會結論說扶輪是在配合某些政治利益。我呼籲英文扶輪月刊要更審慎警惕，防範即使只是看似有這種配合的可能。還有許多有趣的人道主義者可以報導，他們沒有像吉米·卡特（或任何知名政治人物）一樣有沈重的政治包袱。我呼籲英文扶輪月刊可以把焦點放在他們身上。

美國加州尼古湖市
克里斯多夫·史科里納 Christopher Skorina

有遠見的計畫

我在 12 月號讀到扶輪與國際防盲機構建立新的合作關係。韓戰期間我在陸軍服役，我看到許多年輕男女患有斜視：內斜視（一眼的眼位偏內）或外斜視（一眼的眼位偏外）。這些患者有許多人的斜視眼的視力會因不使用而變成極度弱視。我為許多人開刀調整他們的斜眼，可是我無法恢復他們盲眼的視力。如果他們的眼睛缺陷能在童年時期就被發現，他們的失明是可以預防的。

在我行醫的初期，我專注在發現及治療幼童的斜視，以預防失明。人的視力在 7 歲前會慢慢發展。兒童在那個年齡所擁有的視力，就是他此生往後的視力。當一個孩子是內斜視或外斜視時，那個不使用的眼睛就會變得弱視，無法用眼鏡、眼藥水或手術矯正。

可是如果這種情況早期發現，弱視眼的視力便可恢復。矯正眼位的手術之後可輔以視軸矯正運動來刺激深度覺察，也就是立體視力。之後那個孩子便可終生擁有兩個直視的眼睛。

1995 年，我家在辛辛那提兒童醫院醫療中心成立亞伯拉罕森兒童眼科研究所，成為美國三大兒童眼科中心之一。同時，我們與我的扶輪社——辛辛那提 (Cincinnati) 扶輪社——一起開辦一項視力篩檢計畫。

我們教導扶輪社員簡單的視力篩檢技巧。檢測要 3 到 5 分鐘，小孩子做起來覺得很有趣，配合進行後還可拿到太陽眼鏡。在篩檢的 1 萬名兒童當中，有將近 27% 未通過篩檢——也就是每四人中有一人。

今天，600 個扶輪社使用我們的視力篩檢計畫。如果我們可以找出許多患有可矯正視力問題的兒童，並在他們 7 歲前矯正這些問題，那我們對社會便貢獻良多。

美國辛辛那提
艾拉·亞伯拉罕森 Ira A. Abrahamson